

我的『摆渡人』——如皋县委党校

□严世进

1980年早春，我大学毕业后被分配到中共如皋县委党校（下文简称“党校”）任教员。在党校这艘航船上，渡己学马列，渡人达“红岸”，我从一个学徒蒿手变为一名娴熟舵公。那是我难忘的职业生涯的启航，此去经年，历历在目，久久难忘。

初到党校的时候，党校只有4排平房，房屋狭小低矮，教室零散破旧，唯独一座可容纳四五百人的大会堂，还是旧时期建的。学员们到党校学习，都是自带生活用品，宿舍里有高低木床，稻草床垫。吃饭大家都是站着或蹲着，讨论大家坐在床边进行。

1983年，党校迎来了干部教育的春天。县委一方面克服重重困难，筹集资金改善办学条件，日后建起了四层教学大楼、三层教工宿舍楼；一方面责成组织部门广招人才，选调了一批学历层次较高、业务能力较强的同志充实到党校教职工队伍。同时，按照正规办学课程设置的需要，党校给教员创造了良好的学习条件，提供了许多外出进修的机会。我先后前往南通、山东、广西等地党校学习取经。在学习期间，我认真学习，整理笔记，光是哲学一门课，结合教学的需要，我就写了几十万字的学习笔记。

精进修学是提高教学和科研水平、渡人成功的不竭源泉。我原来是学中文的，对于党校的理论教育，可以说是一知半解。作为摆渡人的我，必须首先掌握知识与技能，因为只有教员自身学好了，才能帮助学员把知识学到家。在学校领导的重视和帮助下，我制定了学习计划。利用一切可利用的业余时间，发扬蚂蚁啃骨头的精神，恶补自己的短板，笨鸟先飞，先后通读了《毛泽东选集》等多部著作。对《矛盾论》《实践论》等重点篇目进行了精读。为了加强对原著的理解，我还阅读了大量的参考书、教材和辅助资料。多少个日日夜夜，多少次伏案灯下，查字典、记笔记、写卡片，每当我打开这些鸿篇巨制，总有如饥似渴的感觉，恨不得调动体内全部细胞，去体会、去思索。那种真理的味道，思想的力量，给了我莫大的鼓舞和深深的启迪。通过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释疑惑，自己的心灵得到了净化，认知水平有了显著的提高。有了这些，手中

的撑篙更加有力，航行的技术更加娴熟。即便学员多，我也能教得游刃有余。

轮训班少则几十人，多则上百人，乃至上千人。我和同事为了准备一堂大课的教案，从学习消化有关文件精神，到搜集相关参考资料；从集中研究教学提纲，到写作修改教案；从团队磨课到反复试讲，都是一丝不苟，全心全意。一堂课的教案总要一两万字，这些材料的形成，全靠手写刻印，真是拿笔如摇橹，手指老茧鼓。上大课，除了对内容要烂熟于心，还要有字正腔圆的口头表达。往往一堂课下来，嗓门冒青烟。记得有一次在大会堂上大课，曹校长授我妙招，课前15钟左右吃一勺生豆油，真是土法赛灵丹，无茶也不哑。特别是有次，中途话筒不响了，站着讲了一个多小时，声音依然洪亮如初，博得学员们一阵热烈掌声。几年下来，从最初上课时的心心冒汗，甚至怯场，到后来自如流畅、生动形象的演讲，胆量和自信心大大增强。

在准备讲领导科学这门课时，我经常利用业余时间，向学员请教。因为他们的阅历经验都比较丰富，跟他们交流谈心，吸取他们的经验，对我们受益很大。有位学员问我，你有没有当过领导，讲领导科学能行吗。第一回开讲，我的开场白很谦逊：今天，站在这个讲台上，我非常惭愧，有人担心，我没当过领导，怎么能讲好领导科学？是的，领导科学是一门新学科，要讲好确实不容易，对于我这个没有当过领导的同志更难。在座的各位领导，你们就像一棵大树，我就是大树下的一棵小草，天天看着你们，久而久之，对于你们怎样迎风雨、抗严寒，对于你们怎样汲取大地的营养，护着小草茁壮成长，还是有一些了解和感悟的。然后，话题一转，我谈到乡镇领导目前的困惑……教室内鸦雀无声，学员们聚精会神，听得津津有味。

当然要上好一堂课除了因材施教，综合运用情景式、体验式、沉浸式等教学方式外，还需要很多的方法与技巧。比如精心设计好开头，认真谋划好板书，这对增强教学效果是非常必要的。我的板书左边一块黑板用正楷书写，工整大方，便于学员记录。右边一块的字略有潦草，强调重点难点。在党校不仅要搞好教学，同时还要搞科研。我曾是教育科负责人，更要带头。我在党校前后发表了论文近40篇，多篇文章获奖。我参与编写的《现代领导学》，被选定为全省党校领导科学教学的统一教材。

科研工作似乎比较枯燥辛苦，要出成果很不容易。过去“爬格子”，现在“敲键盘”，对于党校教员来说，这些是一种担当和责任。当我静下心来，思考不止，笔耕不辍，往往都有不一样的风景和不一样的收获。当我离开党校再看党校时，才会觉得教学增长了知识，锻炼了口才，科研养成了善于思考和勤于写作的良好习惯。能学会写，成了我一生难得的宝贵财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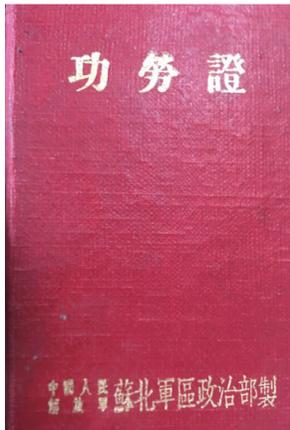
至今仍然记得校园里的一棵青松，它高大挺拔，正气浩然。我暗暗下定决心，吾辈应当具备青松的品格，条件再艰苦，任务再艰巨，矢志不忘初心，坚持用党员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时刻保持清醒的头脑，永远不忘党的使命。这是我在党校工作十多年最大的收获和最深的情感。

梦，一路追逐；情，一生坚守！在党校度过了奋斗正青春的十年，我自豪曾是一名党校教员。虽然离开党校几十年了，党校这艘航船的硬件、软件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喜人变化。新的渡手、新的“船客”，新的理论、新的事业，与时俱进。今天我们怀念党校，感觉最宝贵，最值得珍惜的东西，并非过往的经历，而是渡人的成果，看着轮训班、中专班、大专班、本科班、函授班一批批学员，有的在党校入了党，有的毕业后用学到的理论指导工作实践，在各条战线各自岗位上取得骄人的业绩。其中有许多学员挑起了“主政一方”的重担，甚至因为成绩突出调到省级机关走上了更高层次的领导岗位，我的心中油然而生一种成就感、幸福感和自豪感。

信念的觉醒，信仰的觉悟

——陆耀章的《入党申请书》

□山松



入党不是易事。《入党申请书》的封底内页印有《共产党员标准》：终生为共产主义奋斗；革命利益高于一切；遵守党的纪律，严守党的秘密；百折不挠执行党的决议；要做群众模范，还要努力学习。据《入党申请书·附注》，入党的填写手续格外严格。申请人的情况，先由党员负责了解，交支部审查，再由入党介绍人介绍，申请人才可填写《入党申请书》。填写须用钢笔或毛笔，内容必须真实、坦白，字迹要清楚端正。如不够填写，可用同样大小纸张附写在后面。

按照上述手续，陆耀章经丁广云、丁祝龄两位党员介绍，认真地填写了这份《入党申请书》。从填写内容来看，陆耀章胞兄陆耀南在革命政府工作，陆耀章进入部队后，已参加了不少战斗。至于为什么要入党？《入党申请书》已经填满，陆耀章只能写在一张小纸上。他结合自身的经历，最后写道：加入共产党是青年人挺进光明的大路。

这位陆耀章既幸福，又令人敬佩。1949年10月，他的入党候补期结束。随后两个月内，总支部、上级党委同意他加入中国共产党。入党后，他坚守《共产党员标准》，认真工作，善待新兵，吃苦耐劳，于1951年荣立三等功，受到苏北军区南通分区司令部的表彰。

2023年中国共产党的生日，即将到来，我从柜中取出一份纸张脆黄的《入党申请书》，小心翻开，静静端详。这份《入党申请书》比一只手掌稍大，封面上半部是一幅木刻图：在巨大旗帜的背景下，一位站立的解放军指导员正在声情并茂地动员员坐在地上的战士加入中国共产党。图下印有黑字“入党志愿书”“部别”“姓名”“苏北军区第九军分区政治部组织科制”。“部别”“姓名”后又分别填有蓝字：石港区队、陆耀章。

查阅《江苏革命史词典》，苏北军区第九军分区本为1945年末成立的华中军区第九军分区，驻军分布南通、如东、如东、海门、启东地区。1949年5月，更名为苏北军区南通分区。这份《入党申请书》填写于1949年4月10日，申请人陆耀章生于1929年，南通金沙三和乡人，南通中学毕业后进入部队从事文教工作，新中国成立后，调往如皋工作，任中国食品公司如皋县收购站人事股股长等职。

老党员刘季平：粗茶淡饭树廉风

□彭伟



刘季平

刘季平（1908—1987）是一名老党员：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他是江苏如皋双甸人（今属如东），原名刘焕宗，笔名满力涛等。刘季平先就学于如皋师范，参加“平民社”宣传马列主义，后又转学晓庄师范，出任中共晓庄支部书记、中共南京市委宣传部部长，参加五卅运动。新中国成立后，他历任上海市副市长、中共山东省委第一书记、教育部副部长、北京图书馆馆长等职。

张劲夫在《悼念刘季平同志》中，称赞刘季平是“中国共产党优秀党员、我国著名的革命教育家”。刘季平无愧于优秀共产党员的称号。他一生宽以待人，严以律己，为官树廉风，办实事。在他众多的事迹中，惯吃简餐作为不起眼的生活细节，却很有教育意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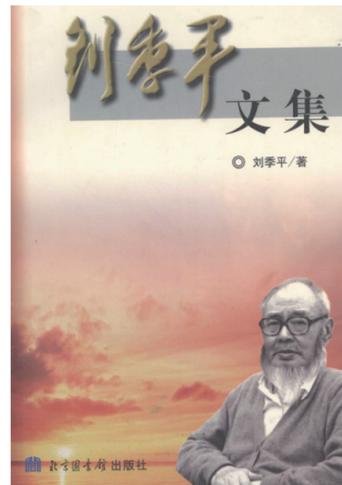
早在革命年代，刘季平便已养成食用简餐的习惯。1942年冬，出版家、民主人士邹韬奋先生前往苏中抗日民主根据地考察。刘季平时任苏中行政公署文教处处长。他是邹先生的故交，接到泰东县长董希白的邀请，拜会邹韬奋。前后一个多月，他和邹韬奋同住、同吃、同行。所谓“同吃”就是食用他平日吃惯的粗茶淡饭。其间，偶尔受到特殊招待，也就多一碟客菜，如炒鸡蛋。

20世纪60年代初，他前往山东工作，任职中共山东省委书记处书记。1960年5月，毛泽东、李先念等人前往山东视察。刘季平曾陪同毛主席参观山东省科技成果展。一方面工作繁忙，一方面又逢“三年自然灾害”，物资短缺，刘季平仍坚持食用简餐。组织上分给他的物资或供应品，如一只鸡、几条鱼、一斤糖、几斤豆等。他从不领取，天天只吃蔬菜。他拒绝各种宴请、照顾。多年后，他的下属刘坚贞深深感慨老上司的饮食方式：“瓜菜代肉”。在忆文中，刘坚贞赞叹道：刘季平廉洁克己的精神带动了全省干部，也激励了人民群众。

刘季平还要求子女也不讲究吃饭。这在他的家书中有充分体现。1964年11月10日，刘季平写信给夫人吴瀚，谈及自己近期将去上海、越南，需要在外工作多日。这段时间，他希望家人平时在食堂吃饭，星期天才可以回家做饭。20世纪70年代，他的四子刘宁下放农村，颇感生活

困苦。1972年元旦，他去信刘宁：你一到那里就感到没有小菜吃的困难，连信封和邮票也没有……有一句老话，叫做“好吃懒做”。你过去有时还好，有时也有这种情况。现在你已经不小了。又开始走进社会了，这些毛病不坚决改掉，就什么事情也做不好。

“好吃懒做”是刘季平老人家常说的一句话。他用这接地气的俗语，教育孩子不追求物质生活，应当多做实事为社会服务。在刘季平的要求下，艰苦朴素成为刘家的家风。无论为官，还是为父，刘季平粗茶淡饭的饮食习惯，都值得后世传承学习。



刘季平文集
刘季平/著

刘季平还要求子女也不讲究吃饭。这在他的家书中有充分体现。1964年11月10日，刘季平写信给夫人吴瀚，谈及自己近期将去上海、越南，需要在外工作多日。这段时间，他希望家人平时在食堂吃饭，星期天才可以回家做饭。20世纪70年代，他的四子刘宁下放农村，颇感生活

张鸣书记：实事求是映党辉

□万元坤

张鸣同志是山西籍的老党员、老八路，1938年参加革命。20世纪70年代初期，他一度主政如皋，出任如皋县委书记等职。那时，我在县通讯报道组工作，需要撰写编辑一些文稿，因而有较多的机会接触到张书记。

1971年，全县召开过一次三级干部大会。我负责编辑过一份会议简报。这份简报突然被停发，我被通知去县政府招待所大会秘书处。一字之差，有时也会谬以千里。我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一位同事交给我一份简报，指着第二页的一段文字对我说：“这里有一个严重的讹误，应当是灵字，怎么搞成魂字！”我真是丢“魂”了，犹如天塌了下来。我不知道是自己笔误，还是文印室同志打印出错，还是校对时的疏忽。

一会儿，我被通知去见张书记，我惴惴不安地进了办公室。他招呼我坐下后，说明事由，让我冷静地回忆情况，同时也

告诉我：“简报手稿经校对，没有差错，错误出在打印与校对上，你是否参加了校对？”我“说明”了情况，承担了校对对应的责任。但是我没有说谁参与了校对，毕竟大家连夜工作都很疲劳。我说完后，他说：“这个‘魂’字是灵魂的魂，不是浑水的浑。你也不要背思想包袱，以后工作要细心。”后来听文印室同志说起“灵魂”两字在铅字盘里紧挨在一起，会议简报时效性强，打字员通宵工作很疲劳，校对的同志思想又开了小差。张书记最后公开指示：“实事求是，这件事算不上重大问题，但要吸取教训。”

说起张书记的实事求是，还有另一件事，令我难忘。那是1972年，麦收以后，我去石南公社采访写稿件，一些“老三届”的知识青年告诉我一件事。麦收后，生产队先分一部分口粮。公社通知说：元麦秸没有打干净，影响到夏粮的上报产量，分粮时要适量扣除。因麦秸

短不整齐，不用机器打，用人工打，打不干净。农民们、知青们都不答应公社的要求。元麦秸不好打，有的麦秸上还留有一些麦粒，确实影响到产量，排找原因，不排除有人存了私心，打不干净，留着分了麦秸后，在家里的晒麦场上用连枷再打二遍。我将情况反映给时任公社书记孙伯良。他说：“知识青年的诉求是合理的。他们分了元麦秸，因秸秆含水量高，一般不会用作柴火，他们习惯用计划配给的煤球，生产队分配的麦秸草大多数送给邻近的农户。即便是想打二遍，他们也没有连枷。因而扣他们的根是不合理的。”孙书记打电话向上作了汇报。后来孙书记告诉我：“这件事张书记很重视，他与相关同志和部门进行了会商，要求实事求是，对政策作了相应调整。”我笑着对他说：“张书记说的实事求是，是党的优良作风，也是党的光辉！”

马道来：党员法官爱党史

□海华



马道来

近来，因为工作的需要，我读到一份材料《仗义执言的老院长》。文中介绍已故老党员马道来的事迹。他有句话打动了我的心：“我要在有生之年，为党和人民的事业奉献自己的一生，无怨无悔。”

马老生于1930年，曾任如皋市人民法院院长等职务。我小时候就听家人说过，他是一名廉洁法官，依法办事，热心待人。彼时，他曾热心帮助我家一位亲戚公正办案。那位亲戚送去一点土特产，都被他退回。《仗义执言的老院长》中记述了他更多仗义执言、清廉为官的事迹。至于他为何会说出那句感人的话。我想离不开他对党史的热爱。

马老为保护如皋党史作出了贡献，是我深有体会的。多年前，我无意发现一批评定如皋烈士的材料。在那些材料上，我见到了马老的字迹。他曾在如皋县人民检察院政工科任职，参加烈士评定的工作。从上面一丝不苟、密密麻麻的字迹来看，他工作十分认真。日后，我前往如皋市档案馆查阅史料，见到那张宝贵的“秘字第一号”《如皋县县政府通告》。1949年1月，如皋城第二次解放。28日，如皋县政府在如城四门及城中分别贴出一张“秘字第一号”《如皋县县政府通告》：告示民众如皋解放。马老那年不足20岁，已有保护党史档案的理念。事后他撕下城中那张《如皋县县政

府通告》，保存多年后又捐给如皋市档案馆。

有感他的事迹，我去紫竹园谒见马老。那天，他架着一副眼镜，坐在八仙桌旁，示意我坐在沙发上，向我娓娓道来陈年往事。我存有一册俞铭璜编印的《毛泽东选集》，带去一张封面复印件。他将复印件紧紧地捏在手中，推了推眼镜，紧紧地盯着封面。他情不自禁地说起俞铭璜来。原来俞铭璜是他的亲着，他数次当面聆听俞铭璜的教诲。他保存过一册苏中解放区印行的《新人生观》。那书是俞铭璜的代表作，那版是稀见的。至于俞铭璜编印本《毛泽东选集》，早已成为他心中的一个过不去的坎。马老挥起手，淡淡一笑：“你还年轻，不能



理解我的心情。我一直想收藏一本这版《毛泽东选集》，多年前知道拍卖会上有一册，觉得价格高，过去又很麻烦，就放弃了。现在想想，后悔啊。”我望着他的笑，充满些许无奈。不过他似乎得到安慰，为我收藏此书感到开心。他还兴致勃勃讲起了朱德、陈毅为如皋烈士陵园题字的故事。他又从书房取出一套《如皋火花》。此书印于20世纪60年代初，如今很罕见了。正是在马老的呼吁下，这套书重获新生，得以重印。

那日的拜访，匆忙又愉快，忙得连喝水的工夫都没有，快得数小时如几分钟。不过马老对党史的热爱、真挚，已永远地镌刻在我的脑海中。